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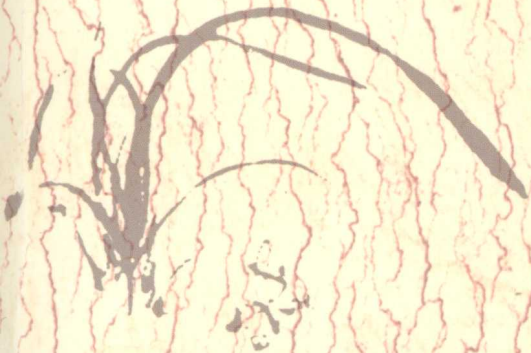
董家平 等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文心雕龙》咏惟

WEN XIN DIAO LONG YONG WEI

文心雕龙研究



《文心雕龙》研究

《文心雕龙》咏惟

董家平等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6·西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心雕龙咏怀/董家平等著. —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2

(《文心雕龙》研究)

ISBN 978 - 7 - 225 - 02877 - 4

I. 文... II. 董... III. ①文学理论 - 中国 - 南朝
时代②文心雕龙 - 研究 IV. 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0508 号

《文心雕龙》研究

董家平 等著

出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10号)

发行 :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0971)6143426(总编室)

发行部(0971)6143516 6123221

印刷:青海地矿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80mm × 1230mm 1/32

印张:24.75

字数:610 千

插页:2

版次: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 000 册

书号:ISBN 978 - 7 - 225 - 02877 - 4

定价:68.00 元(共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董家平，1952年生于浙江宁波，七岁时随父支边来到青海，是青海师范大学培养起来的第一代研究生，专攻中国古代文学，兼搞文学创作，现为青海师范大学校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青海分会理事。专著有《建安七子诗译注》、《文心雕龙名篇探颐》、《西海沧桑》等，发表学术论文、文学作品数十篇。



序

胡安良

咏文常会友，惟德乃为邻；悟道不封己，择交如求师。

当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悠游于董家平教授新作《文心雕龙咏惟》（以下简称《咏惟》）之中时，一副对联即在脑海里浮现：

彦和伟论雄千古，

家平高谈惊四筵。

《咏惟》是一部关于作家和经典的探赜穷理、笔意纵横的专著，它对《文心雕龙》（以下简称《雕龙》）作了条贯详备的解读与情文相生的品评，一种宏大的风格和美意识泛览辞林。

英国批评家和散文家亚诺尔特指出，文学批评的首要目的，是“去学知和传播世界上所知所想之最好者”。法国的布轮退尔则主张批评的目的应更细致地分为三项：解释、分类和裁断。解释，就是对一个作家、一本书或一种文学运动进行说明或阐释。“分类，即从一个作家或一本书同其他作家和书的关系坐标上确定一个相应的位置。裁断，就是一种最终的和不变的决定。这最后一项用于文学批评上可能是不妥的，因为批评不是断案，谁能裁定？梨桔柚，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该“裁断”者何？何况连礼义法度皆应时而变者也，因此这一项不妨理解为对作家作品的质地、精神和目的的评价。

《咏惟》从文学与哲学、文学与人生、文学与伦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政治、文学与语言、文学与文学批评、文学诸体裁的产生和发展多种角度对《雕龙》50篇进行了历史的、言语的、审美的、哲理的思辨与批评,目的在于发现真实和永恒的东西,因而扩大人类知识的范围。

按照三重目的来要求和评价,《咏惟》对《雕龙》的批评流露出作者的审美功力和一种对于著作里所有积极元素的深彻而精微的精神的亲和力。董家平教授性格宽容而恭谦,他的批评是建设的、积极的,不是贬斥的、破坏的。他尽量放大作品的优点,浓缩作品的缺点;但又不“尊古而卑今”,“彼教不学,承意不彼”(《庄子·外物》),因而他的论断容易为文学的世界所公认。

美国批评家喜普尔说:“莎士比亚的字面的神奇处,在于它的无限的暗示性,即通过一个简单的词而放射着生命和意义的力,这种生命和意义是移进了字典之后就不能保留的。”这就是说,在诗歌和戏剧文学里,是脱离了直述和寻常的境界,而要求找到适合其字面的语文表词。

所谓“无限的暗示”、“一个简单的词而放射着生命的力”,这是语言训练的结果;语言学本来就是一种训练的学问,它的目的是养成一种语言的天性和能力。要练就笔力扛鼎的技巧,使文学具有一种艺术的精神或目的,也必须练就“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的气势。凡是重视语言训练的作家,他们的言语作品都是意在言外的,不是毫无余韵的,在言语表现的深层,总用一种“条畅洞达中节操兮,终诗卒曲当余音兮”的保留,即所谓“词尽而意未尽”。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任何深入到系统的研究,都必须透过个别现象而深入到普遍本质,或者说从表层结构走向深层结构。把这个原理运用到艺术语言研究中,如果

表层结构指作品本义,那么深层结构就是“言外之意”了。

这种理论同样适用于《雕龙》的研究。《雕龙》语汇属于“古雅字面”的类型,雅驯和完美是它的艺术特色。它具有一种内在的和谐与节奏,就是韵文的一种内在运行或格律,作品的思想、形象、情操、趣味等,都是有节奏的律动的。在这种较古的文字里,常常可以发现以上所说的那种暗示性和语源的隐喻(文字的语源学用法),从而在风格上产生一种诱人的魅力,可以唤起受众的兴味和好奇心。家平教授以诗人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洞察力,通过周密的思考、细心的考证、丰富的联想,构建了超绝其无俦的理论框架,把更精采的内容奉献给读者,为“世界上所知所想之最好者”锦上添花。这使我们想起了理查孙教授的话,“批评的功能是和创作的功能一般合法的,但在真实的意味上说,也一般高等的。有一些批评实在就是最好意味上的创作的文学”。

在气象学里,我们学到“同温线”这个术语,指的是空间上、时间上距离遥远的地区而有类似温度的线。文学领域也有“同温线”,即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里的思考能力上存在的类似点,以致“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的作家也能相应而生同情的线。欧洲的文学批评,可以溯源到亚里士多德。他研究了哲学、心理学、逻辑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物理学和美学等,是古希腊的大思想家,对欧洲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的文学发展史上,刘勰的《文心雕龙》体大思精,整个理论系统之完密,实属前无古人之结构,为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及理论之巨著。刘勰兼综佛学、儒学和老庄哲学,精意经、史、子、集等专门著作和历代文学作品,沈思研求,识达古今。

然而,“文学批评的全部历史和品性现在都正在改造,因而必须用

新的观点从新开过头,用新的观点从新去研究。而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所认为真实的东西,也许许多已不适用于现世纪的欧洲文学。有些早就认为已解决的旧问题,现在都要求重新改正,而新问题则在新的条件下继续生出来,所以在批评上也同在文学本身一样,无偏见的学者是一逞忙着在注意和说明时代的征候的。至于明白问到这些问题到底应该是什么,那么意见上也许相差得很远。当作例子看时,我们也可以举出几个。究竟批评的职分——它的范围和它的限制——是什么?批评对于文学的创作究竟有着怎样一种关系,而批评的和创作的时代是如何及何故呈一起一伏的现象的?文学批评对于其他的批评的类型——科学的和哲学的——又有怎样的关系?而其利用言语学的地方应有怎样一个限度?什么是批评的必要的条件和批评家的必要的资格?”(傅东华译 Theodore W. Hunt 著汉译世界名著《文学概论》,商务印书馆发行)这些问题如不妥善作答,文学批评就会陷入“蛙鸣青草泊,蝉噪垂杨浦”的境地。

《雕龙》批评论也时艰论难于前,有待甄明。如“河图”、“洛书”与“人文之元”的疑惑,对“神理”的异趣,屈原、司马迁品评失真,排斥陶潜,轻视南朝乐府民歌等,需要填补缺漏,匡正失误。家平教授长期从事“龙”学研究,深得龙光鸿翼,多所建树。《咏惟》中的“探赜”,即是余霞散成绮,含有无穷意味,耐人寻思。

语言和文学之间存在一种天合人合的关系。文学必须以语言为载体来表现,它是这种表现的产物和可见的形式。不管二者存在什么差别,它们之间总有一个中间地带(一座“鹊桥”)以供其会合与融通。这座“鹊桥”要像庄子说的“环中”(即圆环之中)，“枢使得其环中,以应

无穷”(《庄子·齐物论》)。环中本身是空的,但可以呼应圆环的每一部分。只有认识这个中间地域的,才算得上真正的作家和称职的语言学家。家平教授就是那位使鹊为桥的“织女”,他对处在“鹊桥”上的《情采》、《熔裁》、《声律》、《章句》、《丽辞》、《练字》等篇独得胸衿,穷源竟委,得其妙旨,启发实多。他重视训诂和考据,但不用艰涩隐晦的表达;在阐释里可体察其语言知识的丰富和详备,但表现形式却不是言语学的,因而他的文学身份比他的语源学身份更为明显。

《庄子·寓言》里说:“年纪虽长,如果没有立身处世之道可让后人借鉴,也就称不上长者。做人如果没有优于别人之处,就不能尽立人之道;做人如果没有尽立人之道,就称之为老朽。”按庄周的评价标准,我理所当然地获得“老朽”的职称。这样,人物的排序与价值等级就随之而出:

刘勰雕龙,家平绣虎,老朽雕虫。

2006年12月于湟水河畔

目 录

一、概论

1. 刘勰的家世、生卒年及生平事迹 (3)
2. 刘勰撰书目的、成功原因及书名涵义 (7)
3. 《文心雕龙》的结构、版本及各种研究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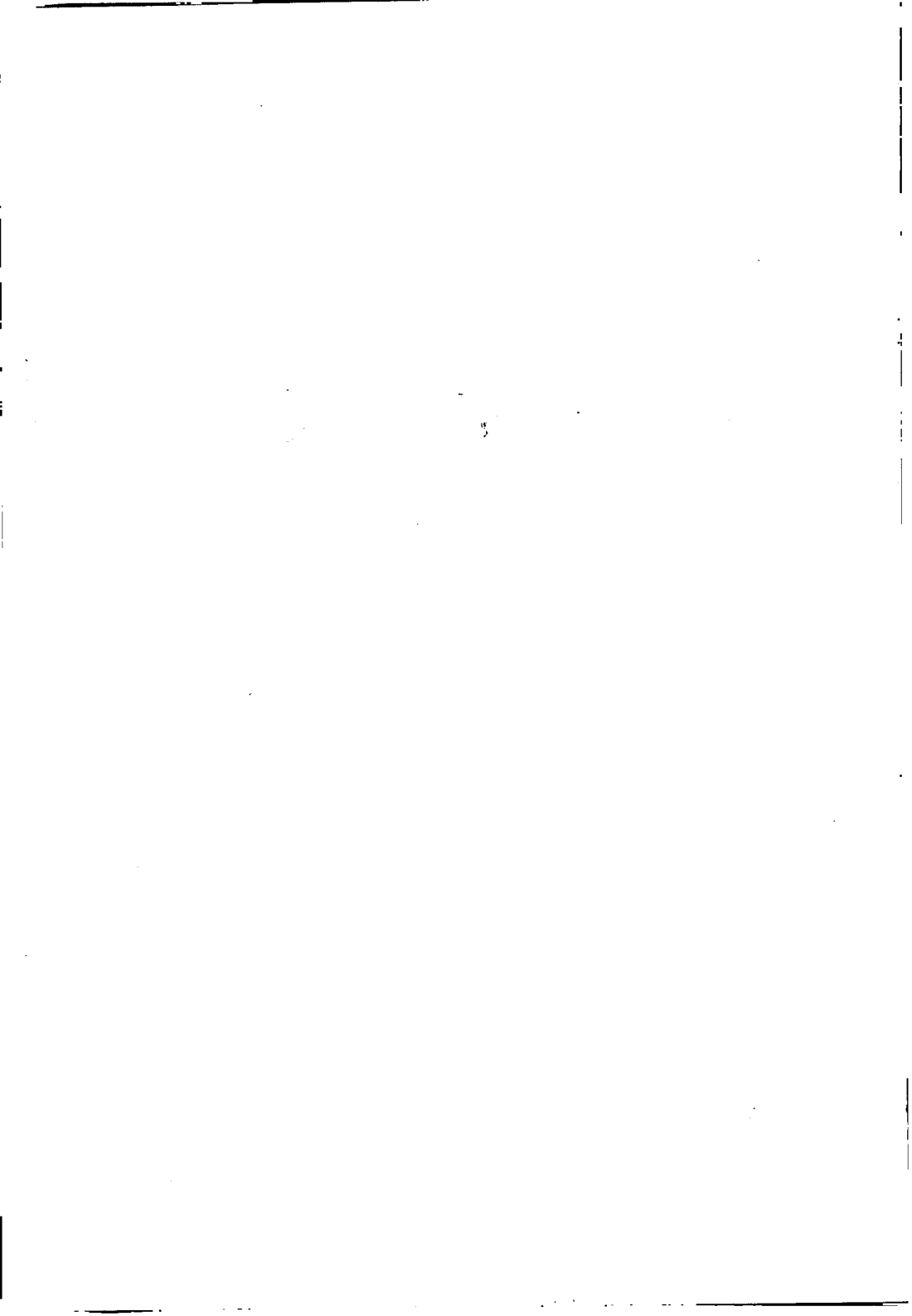
二、篇章论

1. 原道 (19)
2. 征圣 (22)
3. 宗经 (25)
4. 正纬 (28)
5. 辨骚 (32)
6. 明诗 (35)
7. 乐府 (39)
8. 诠赋 (44)
9. 颂赞 (48)
10. 祝盟 (51)
11. 铭箴 (55)
12. 诔碑 (58)
13. 哀吊 (64)
14. 杂文 (68)
15. 谐隐 (73)
16. 史传 (77)

17. 诸子	(85)
18. 论说	(92)
19. 诏策	(97)
20. 檄移	(103)
21. 封禅	(107)
22. 章表	(112)
23. 奏启	(117)
24. 议对	(121)
25. 书记	(127)
26. 神思	(133)
27. 体性	(139)
28. 风骨	(143)
29. 养气	(149)
30. 附会	(152)
31. 通变	(156)
32. 事类	(164)
33. 定势	(169)
34. 情采	(172)
35. 熔裁	(180)
36. 声律	(182)
37. 练字	(185)
38. 章句	(190)
39. 丽辞	(196)
40. 比兴	(200)
41. 夸饰	(205)
42. 物色	(210)

43. 隐秀	(216)
44. 指瑕	(220)
45. 总术	(224)
46. 时序	(226)
47. 才略	(235)
48. 知音	(248)
49. 程器	(255)
50. 序志	(258)
三、综论	
1. 《文心雕龙》的结构布局及文章体例	(272)
2. 《文心雕龙》上篇所涉及的文学理论问题	(278)
3. 《文心雕龙》下篇所涉及的文学理论问题	(282)
主要参考书目	(289)
后 记	(295)

一、概 论



引言

《文心雕龙》问世，距今已有一千五百余年，其影响日盛，研究颇丰，甚至成为了享誉中外的“龙学”。究其原因，乃在于率先构建起了华夏民族极富个性特征的文学理论体系乎？这部流光溢彩的巨著，以中国传统儒学为根基，以汉语特有的骈体文为载体，以远古至南齐的各类文章为对象，采前代百家之所长，弥先世众说之所短，精当而又全面地对文学观念、文体演变、体式特征、创作方法、鉴赏原则等做了一番探讨，真可谓“按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亦几乎备矣”（《文心雕龙·序志》）。至今，该书中的许多观点，依旧是治学者经常引用的隽言佳句，依旧是创作者谋篇布局的涌泉息壤，故彬彬君子，志在立言，亦不可释卷焉。

一、刘勰的家世、生卒年及生平事迹

关于《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虽然《梁书》有传，但因“本传简略，文集亡逸”（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便引发出许多争议。就其世系而言，最传统的说法是：刘勰，字彦和，山东莒县人，世居江苏镇江。其始祖刘撫，相传是汉高祖刘邦之子齐王刘肥的后裔，曾任东晋彭城内史。其高祖刘爽，曾任东晋尚书都官郎、山阴令。其曾祖刘仲道，曾随宋武帝刘裕攻克金陵，为建武参军，并留守；刘宋王朝平定天下后，任余姚令。而他的从弟刘穆之随武帝平建业，官至尚

书左仆射，内总朝政，外供军需，卒封南康郡公，谥文宣，名扬史册。其祖刘灵真一生不显，事迹难详，而他的兄长刘秀之历事宋文帝刘义隆及孝武帝刘骏，官至尚书右仆射，卒赠侍中、司空，赐谥忠成，《宋书》有传；另有一位兄长刘粹之官至晋陵太守，名闻于世。其父刘尚，曾任宋越骑校尉。据此，显见刘勰一族自永嘉之乱南迁镇江，已成为了“京口的大族”（郭晋稀《文心雕龙注译》），而刘勰自然也出身于士族之家矣。然而，这一传统之说遭到了质疑，王元化先生《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首次提出刘勰出身于庶族说，其持论之依据有三点，一是在刘勰的世系中，找不到一位在魏晋间位列清显的人物。《南史》所载高祖刘爽任山阴令之职在东晋时由卑品充任，而祖父刘灵真是否刘秀之兄弟尚有疑问。二是刘穆之和刘秀之是刘勰世系中最显赫的，但从他们身上也发现不了出身士族的痕迹，特别是刘穆之，宋武帝刘裕有表称“故尚书左仆射前将军臣穆之，爰自布衣”之言，《南史》又有“穆之少时家贫，好往妻兄家乞食”之句，皆证明其出身寒门。三是刘勰“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和“初，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引而次之，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等生平事迹，亦依稀透露出刘勰出身庶族的蛛丝马迹。王文发表后，其新颖的观点得到季羨林、周振甫等先生的首肯，亦得到吴调公、牟世金、张少康等先生的接受与补充。自然，也不乏反对之声，如周绍恒先生《刘勰出身于庶族献疑》既辩驳了王文的所有论据，又从五个方面阐释了传统说法的正确性，而姜书阁《文心雕龙绎旨》、郭晋稀《文心雕龙注译》、杜黎均《文心雕龙文学理论研究和译释》等更是沿用了传统的说法，视刘勰出身于士族也。面对异议，笔者认为：正史毕竟是正史，是学者治学最根本的依据，既然《梁书·刘勰传》曰：“刘勰，祖灵真，

宋司空秀之弟也”；《宋书·刘秀之传》又曰：“刘秀之，司徒刘穆之从兄子也，祖爽，父仲道”；《宋书·刘穆之传》再曰：“刘穆之，汉齐悼惠王肥后也”，其间血缘关系已交待明确，刘勰之世系亦清晰矣。至于刘勰出身于士族还是庶族，这是有待于更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不过，刘勰一族中有几代人为官，特别是能在晋宋改朝换代后凭着战功和政绩为官，的确是不容质疑的事实。

刘勰的生卒年，也由于史传没有明确记载，存在着争议，就其生年而言，或曰在宋孝武帝大明年间，即公元460年左右，是说见梁绳祎《刘勰与〈文心雕龙〉》。或曰在宋明帝泰始二三年间，即公元467年左右，是说见杨明照《〈梁书·刘勰传〉笺注》和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或曰在宋明帝泰豫年间，即公元472年左右，是说见贾树新《关于〈文心雕龙〉的成书时间及刘勰生卒年的新探》。梁、贾之说颇多假设，如“假定彦和完成《文心雕龙》在永泰中兴年间”，“假定刘勰于天监二年为三十二岁左右”，故尚待商榷；而杨、牟之说以刘勰《文心雕龙·序志》中“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踰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为依据加以推断，则可信度强矣。再就其卒年而言，或曰在梁武帝普通年间，即公元520年至527年，是说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和日本学者兴膳宏《〈文心雕龙〉大事年表》，而陆侃如、牟世金、詹锳等先生均赞同此说。或曰在梁武帝中大通四年，即公元532年，是说见李庆甲《刘勰卒年考》，之前霍衣仙、翁达藻等先生亦提出过相同的观点。或曰在梁武帝大同年间，即公元535年至546年，是说见杨明照《刘勰卒年新探》及修订稿《〈梁书·刘勰传〉笺注》。范、兴之说很是盛行，而李说引起过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也引发出周振甫、牟世金等先生的疑问和曹道衡、沈玉成等先生的辩驳；至于杨说是他自己对以往研究的修正，亦有曹道